



# 那年中秋

□陈猛猛

那年中秋,月亮很大很圆,玉盘般高高挂在天上,一副极其安详的样子。很圆很亮的月亮下面,奶奶她们几位老人在月光下悠闲地唠嗑,说着岁月河流里的琐琐碎碎。我是被隐隐约约的说话声吸引,透过二楼窗户看过去发现这一幕温馨的场景。在这样一个宁静而美好的中秋之夜,虽然这些老人大都不识字,但她们在下意识里知道,中秋节是应该出来看月亮的,让皎洁的月光落在身上,如同命运之手在轻轻地慰藉一颗饱经沧桑的心灵。当中秋节晚上的月光不断照射下来,面对一片雪白月光,整颗心不知不觉想要对着天上的月亮打声招呼。虽然没有酒,也没有什么名贵花,但陪伴奶奶她们的是一片岁月静好,此刻,她

## 那夜月明人团圆

□安小悠

小时候,中秋节当晚,一大老少都要到南院去过节。南院住着二伯一家五口,爷爷奶奶和他们同住。大伯一家三口住在西院,我们一家四口住在北院。乡村的中秋之夜,月明星稀,清辉如水,处处洋溢着丰收的甜香之气。各家各户的院落里,都堆满了新收的玉米、大豆。晚风徐徐吹来,那丝丝缕缕的甜香,如同看不见的细线,在人的鼻息间缭绕、缠绕。大伯大娘带着最小的妹妹先到南院,随后我们一家便赶到。姑姑们在八月初二就送来月饼和苹果,奶奶把这些放在提篮里,吊在房梁上,等中秋那夜取下装盘。月饼是五仁的,里面的冰糖仿佛是春节里包在饺子里的硬币,最受孩子们欢迎。奶奶把月饼切成小块,还摘了院里的石榴,煮了刚收获的花生。有一年中秋,二伯从外地带回一把香蕉,那可是稀罕物,我第一次吃香蕉,不敢相信竟有那么美味的东西。

奶奶在院里支起两张桌子,把吃食摆在桌上,十分丰盛。爷爷、大伯、二伯和父亲会喝一点酒,聊一些家常。大伯是厨师,手艺很好,十里八村的红白之事,都请大伯掌勺。二伯做鸡毛生意,有经济头脑又肯吃苦,生意做得很大,20世纪90年代就装了电话,买了摩托车,很拉风。父亲离开面粉厂后,主理农事,闲时帮二伯打理生意。

大娘、二娘和母亲及我们几个孩子在另一桌,不喝酒,只吃东西,喝茶、聊天。母亲不时为两桌续茶,孩子们吃饱后围着奶奶听故事,奶奶富态慈祥,中秋的月光落在她的银发上,像是一个从城堡里走出的老仙女。从邻家院落里,也不时传来阵阵说笑声,人间好时节,不正是这样的时刻吗?

们云淡风轻。虽然我们的村子面积很小,她们成年累月活动的范围很小,但由于经历了太多坎坷,早已练就了处事不惊的本领。她们心中的世界很大,大得能装下天上的月亮,以及世间风云的无情变迁。

平平淡淡才是真,才是人生本味。在中秋之夜的月光下,随心所欲地和几个熟人谈笑风生,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幸福吗?如同五仁月饼,虽然毫不起眼,但里面藏着满满干货:核桃仁、瓜子仁、花生仁,再配以青丝红丝,冰糖、蜜饯,若有桂花糖加入则更好。馅料考究,接天地灵气,蕴四季精华,这些日常的美食齐聚在一小块圆圆的月饼中,给人特有的中秋节味道。五仁月饼可以说是雅俗共赏,吃在嘴里细细咀嚼那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,享受着全家团圆的快乐,这是一副

□郎新华

在童年的记忆里,过节是内心久久的期盼,是总会如期而至的安心和快乐,是不同于平常日子的闪亮时刻,是极具仪式感的诗意呈现。每到橙黄橘绿的时节,当桂香在空气中弥漫时,中秋节就近了。能吃到大如圆盘,金灿灿的五仁月饼是小时候过中秋节最大的念想。小孩子不识生活愁滋味,只会拉着母亲的衣角,要求一定要多准备些好吃的,母亲也总会温柔地安抚我们说:“等着吧,你们想吃的美味中秋节都会有。”

中秋节前一晚,小小的我连做的梦都是甜蜜的。中秋节终于来了,一大早,父亲会挑一只自家养的大公鸡,宰杀干净,午饭除了炖鸡肉,妈妈还会包饺子,那种醇香的滋味呀,是长大后再也不曾吃到的味道。中秋节最具仪式感的时刻是在晚上,当那一轮金黄的圆月出现在树梢时,母亲会把小方桌搬到院子里,认真摆上苹果、橘子、石榴,还有切成小块的月

□邢德安

小时候的中秋节正逢秋收大忙时节,虽是节日,人们似乎没有怎么重视。记得我六岁那年,中秋节当天午饭,母亲和了一盆平时舍不得吃的白面,用棉被盖起来放在一边,我便问母亲是不是要蒸馒头,母亲说,今天过中秋节,准备蒸“锅盔”。“锅盔”是一种比馒头大得多的圆形馍馍,里边可以放糖,也可以放芝麻盐,很好吃。我们当地人曾把它当成走亲访友的礼品,只有在每年中秋节才能吃到。我高兴极了,迫不及待地问母亲什么时候才能吃到嘴里。母亲说,要到晚上月亮出来后才能吃。于是,我便像馋猫一样在期盼中等待,等着那一轮明月快点出来。

晚上,月亮终于升起来了,如银盆一般,好大、好圆。全家人围坐在院子中的

多么美好的中秋画卷。

这和奶奶何其相似,她一生没有和别人发生过矛盾,年轻时大部分时光都在地里辛苦刨食,要养活全家六个孩子。她是家的灵魂,是四季不停燃烧的灶火,没有说过苦,没有喊过累,更没有将生活的伤痛放在心上,她将生活过成了一首虽蕴含辛酸但却难忘的诗。

时光总在不经意间悄无声息地流淌,“流光容易把人抛,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。”那年中秋的晚上,奶奶沐浴在月光下的场景,烙印般在我记忆深处挥之不去。时间将故乡一层层裹起,回忆起村庄的月亮和故乡的亲人,也是亲近故土的一种方式。有些看似平淡无奇的过往,只有很多年后隔着长长的时空隧道细细品味,才能寻觅到其中诗意的韵味。

饼和两三个小菜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母亲笑盈盈地陪着我们姐弟三人吃月饼,又招呼着我们吃水果,父亲会喝杯酒,絮絮地说上几句。月亮越升越高,变成了皎洁的白色,清幽的月光洒向小院,宛若梦境一般。

那时候,生活的艰难没有磨灭母亲对生活的热爱,每个节日她都会张罗出孩子期盼的温馨和美好。母亲认真生活的态度深深影响了我,今天的我,会给孩子们用心做好每一顿饭;为每一个即将到来的节日忙碌准备;为春花秋月的美好心存感激;在气候适宜的时节带孩子们去野餐。岁月把我打磨成孩子们心中的圆月,我会用一个母亲的全部柔情和耐心陪伴他们长大。

如今,母亲已离去多年,每逢节日,对她的思念愈发强烈,午夜梦回,常常泪湿枕巾。父母之爱心,柔善像碧月。皓月当空,秋意正浓,让我落泪的,是茫茫宇宙的这一轮圆月,也是那亘古不变的至爱深情。

## 儿时明月

小桌旁,桌子上放着刚出锅的“锅盔”和自家树上摘下来的石榴、大枣,但唯独没有月饼。因为在那个时候,能吃到白面“锅盔”就不错了,就没人奢望月饼。赏月时,父亲、母亲谈论最多的话题是关于庄稼的收成和家庭的未来。他们说,今年的庄稼比往年长势好,可能会多分一些粮食。他们最大的希望是让孩子们有白馍吃,有新衣服穿。甚至还想等什么时候有钱了,把住了半辈子的破草房翻修一番。他们说的这些我全然不感兴趣,心早已飞到外边去了。在小伙伴们的召唤下,我急忙抓了几把好吃的塞进口袋,便飞奔出家门。

月明星稀,树影婆娑。我们一群孩子又吵又闹,有说有笑,直到一个个玩得满头大汗、气喘吁吁才罢休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中秋节来临,不由得又想起过去的时光。

天上月圆,人间团圆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之一,古往今来,中秋都是亲友团圆的佳节,也是一个让人思念感怀的节日。明天就是中秋节,本版选编了几位作者的文章,让我们在月光下品读深情的文字,感受浓厚的节日气氛吧!

## 吃月饼

□贾 鹤

看同学群里有人晒出老式月饼的照片,想起小时候吃月饼的情景。传统的老式月饼大而实在,青红丝夹杂着大块老冰糖。一块月饼很难吃完,通常掰下来一小块仔细嚼。偶尔吃到老冰糖,牙齿嚼得咯吱咯吱响,像中了彩票一样开心。

我小时候并不喜欢吃月饼,更在意过节的气氛。节日有别于普通日子,从习俗上强调,在饮食上突出,不过是人为赋予节日的仪式感。

毕淑敏有篇写老式月饼的文章,甜而硬实,既是饱腹的吃食,又能当防卫的武器,砸到人要害,能置人于死地。

那时的月饼是名副其实的月饼,形如满月,讲究的刻有嫦娥奔月的图案,面饼金黄,馅料充足,甜度爆棚。再贪吃的人也吃不完一个月饼。尝个意思,甜甜嘴巴,节日就圆满了。

后来出现了枣泥月饼、酥皮月饼、蛋黄月饼,让吃惯老式月饼的我惊为天饼。喜欢软糯的枣泥,蛋黄的鲜香,吃酥皮时掉下来的碎渣也小心捡起来放进嘴里,咀嚼出不一样的满足。

以前过节时才吃到的月饼,现在成了蛋糕房、超市的常客,节日的庄重因食物普遍被弱化。现在市面上月饼种类繁多,各种创新月饼层出不穷,从口味到名字,满足着人们日益挑剔的味蕾。离中秋尚远,月饼就成了众商家的“必争之地”,某面包房推出的奶黄流心月饼打着进口原料的口号,自然身价不菲,普通月饼价格也水涨船高,不过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。

尝过不同口味的月饼,我的喜好还是停留在“老式五仁”上。也许喜欢五仁月饼的人都有一顆怀旧的心,吃的是月饼,追忆的是情怀。这也是月饼历经创新,传统月饼总能占据一席之地的缘故吧!

中秋临近,逛超市时总会买几个月饼,不知不觉家里已储备了不少,看着不同的月饼在盘子里摆放,心里有种安稳的满足。

